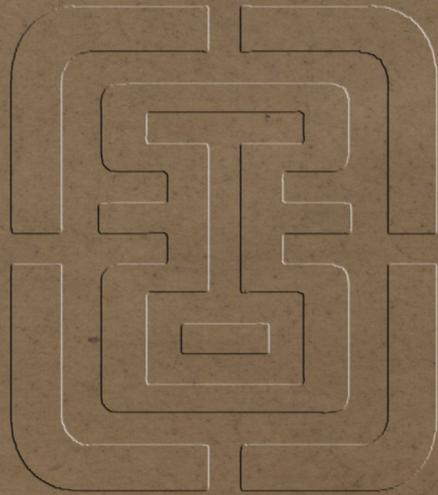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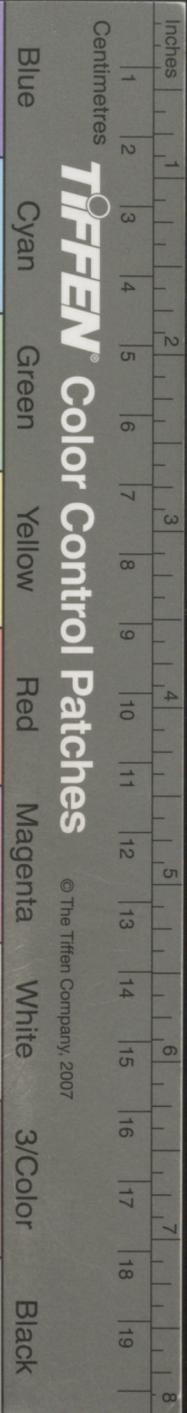


18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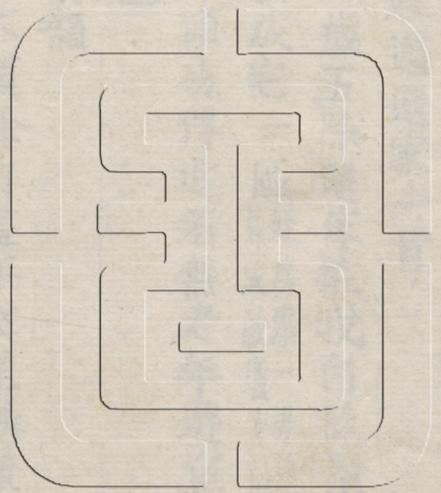
樂城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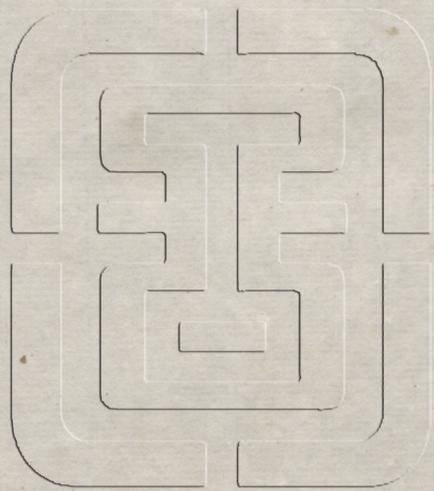
二十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樂城第三集卷第四

詩十二首

喜姪邁還家一首

一別忽七歲五除還家恠我白髭鬚懷中初見孫三
世巷口新成宅一區姪房添一男孫予亦
葺成敞廬昔別後林下酒尊
還漫設床頭易傳近看無老年遊宦真安徃南北相
望結草廬

次前韻

心空煩惱不須除白盡年來罷鑷鬚隨俗治生終落
落苦心憂世漫區區居連里巷知安否食仰田園問

有無我已閉門還往絕待乘明月過君廬

喜雨五月十九日夏至

一旱經春夏已牛好雨通宵曉未收氣爽整令多病
喜來遲未解老農憂力耕僅足公家取遺秉休違寡
婦求時向林間數新竹籜龍騰上欲迎秋

雨過一首

東南流注已鳴澗西北霏微僅歛塵人意共懷艱食
病天公那有不仁人雲移已分貧無福零應方知社
有神田里相望無一舍終年苦樂會須勻

溽暑一首

東風吹鼎方然薪遊魚出沒一世人隨湯上下猶欣
欣不識河漢清涼津十年我已不出門可憐尚寄生
死濱老知下種功力新開花結子當有辰寒暑一過
聊嘔呻至此有道非有神

外孫文九伏中八村瞭麥一首

春田不雨憂無麥入困得半猶足食伏中一瞭不可
緩旱田蒼耳猶難得人言春早夏當潦入伏未保天
日好老農經事言不虛防風防雨如防盜外孫讀書
舊有功五言七字傳祖風旋投詩筆到田舍知我老
來纔且慵秋田正急車難起汗滴肩頰愧鄰里磨聲

細轉雪花飛舉家百口磨牙齒食前方丈我所無
齏十字或有諸孫歸何用慰勤苦烹雞亦有烹胡盧

唐盧懷慎沈老家居諸公嘗往問疾公設食待客
執庖夫俾去毛勿拗折其項客喜為當食悉聽鴨也
食至乃丞胡盧耳諸公皆不飽公食之殊美

大雨後詠南軒竹二絕句

苦寒壞我千竿綠好雨還催眾筍長痛飲雖無嵇阮
客瓢尊一試午陰涼

葉開翡翠才通日節竦琅玕不怕風稍放西邊深二
丈端谷如幽茂中林竹面有二丈隙地筍借未到

秋後即事一首

苦熱真疑不復涼火流漸見迫西方清風一夜吹茅
屋竹簟今朝避石床露濕中庭菊含藥水浮西浦稻
生芒秋成得飽家家事莫笑農夫喜欲狂

送遲赴登封丞一首

昔我過嵩陽秋高日重九晨邀同行客共舉登高酒
藤鞵生胼胝一覽何山富封壇土消盡中夜捫星斗
下山雙足廢欲上知難又回首煙雲中隱約見巖岫
未老約來遊何意七十後吾兒性靜默丞邑山路口

秋暑山尚煩冬雪山方瘦春山利遊觀安輿郎迎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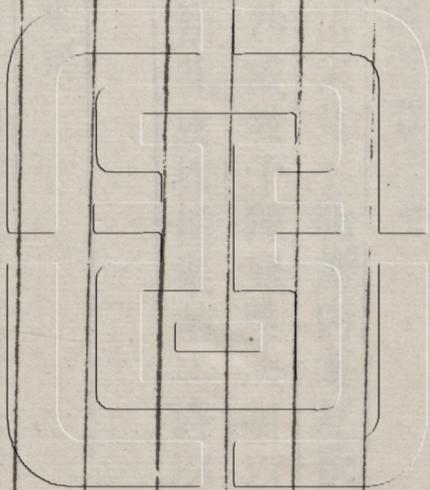
省事一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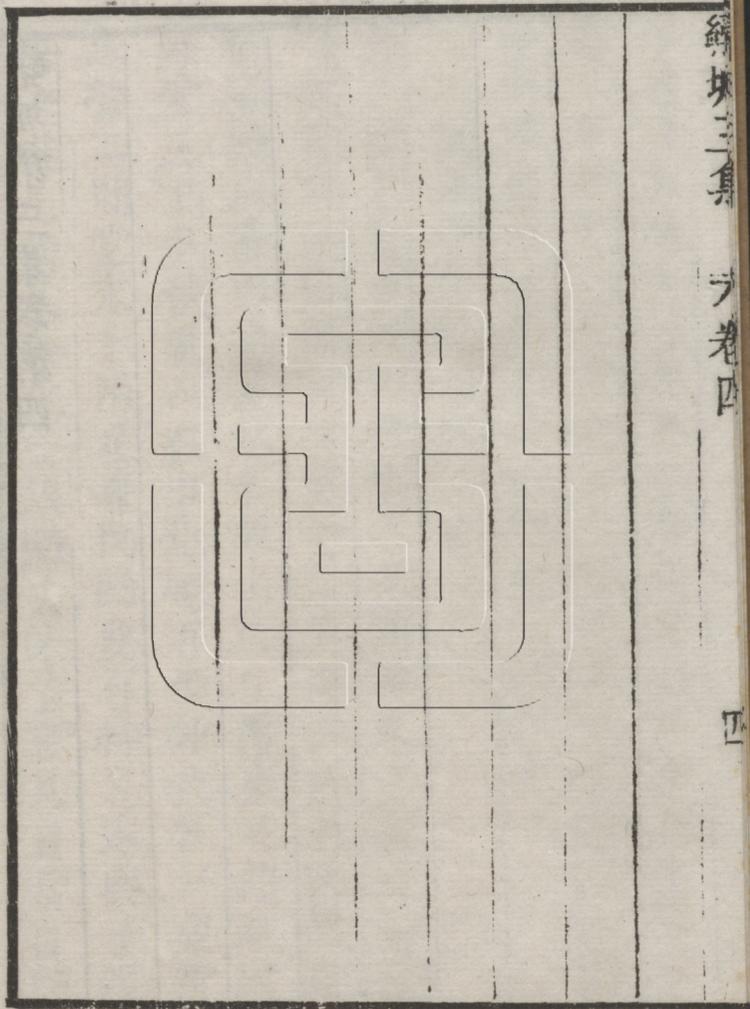
早歲讀書無甚解晚年省事有奇功自許平生初不
錯人言畢竟兩皆空空中有實何人見實際心知與
佛同煩惱消除病亦去閉門便了此生中

廣福僧智昕西歸一首

先人寄東巖蕭然四無憐入尺清冷泉中有白髮人
娑娑弄明月松間夜相宿平生指夷壬終老投此身
築室潁川市西望長悲辛故山比丘僧重足超峨眉
歸塗三十里秋風入衣巾北嶮百步外我夢一室新
速營二間堂永奉兩足尊我歸要有時久遠與子親
悟老非凡僧瓦礫化金銀歸去味玄言見日當自陳

欒城第三集卷第四





樂城三集卷第五

詩賦銘贊共十首

種藥苗二首 引并

予閑居潁川家貧不能辦肉每夏秋之交菘芥未成
 則槃中索然或教予種鬻粟決明以補其匱寓潁川
 諸家多未知此故作種藥苗二詩以告之皆四章章
 八句

種鬻粟

築屋城西中有圖書窻戶之餘松竹扶疎拔棘開畦
 以毓嘉蔬畦夫告予鬻粟可儲鬻小如鬻粟細如粟

與麥皆種與稌皆熟苗堪春菜實比秋穀研作半乳
烹爲佛粥老人氣衰飲食無幾食肉不消食菜寡味
柳槌石鉢煎以密水便口利喉調養肺胃三年杜門
莫適往還四人衲僧相對忘言飲之一杯笑失欣然
我來潁川如遊廬山

種決明

閑居九年祿不代耕肉食不足藜藿烝羹多求異蔬
以佐晨烹秋種翼粟春種決明決明明目功見本草
食其花葉亦去熱惱有能益人矧可以飽三嗅不食
笑社陵老七人平生以書爲累夜燈照惟未曉而起

百骸未病兩目告瘁決明雖良何補於是自我知非
卷去圖書閉目內觀妙見自如聞阿那律無目而視
決明何爲適口乎爾

上巳一首六言

春服初成日暖溼河漸滿風涼欲復孔門故事略有
童冠相將城西百步而近杏花半落草香欣然願與
數子臨水一振衣裳故人有酒未酌爲我班荆舉觴
我雖少飲不醉未怪遊人若狂春風自爾一月花絮
極目飛揚誦詩相勸行樂良士但取無荒

上巳後一首六言

上巳已過旬日西湖尚有遊人老人復歸閉戶戶外
百事日新呼兒試問築室春晚何日堂成我家舊廬
江上隱居三世相因晏子不願改卜我今已愧先君
始有苟合則止已老姑欲安身西望丞嘗有處傳家
圖史常陳門中此外何事世故有耳不聞食訖跌坐
日吳此心皎皎長存萬事汝勿告我婚嫁自畢諸孫

堂成一首

四言

築室三年堂成可居我初不知諸子勞劬父母老矣
風雨未除橐裝幾何勿問有無伐木於山因此舊廬
不約不豐燕處無餘堂開六楹南北四筵畫明廓然

夜冥黥然四鄰無聲布披麤氈身非蚌螺一睡經年
夜如何其卧坐燕安善惡不思此心自圓東廂靖深
以奉嘗烝老佛之廬朝香夜燈西廂千卷圖書之林
先人所遺子孫是承杖履經行直如引繩顧視而笑
此如我心諸子之宮左右吾皆將食擊板一擊而會
爪畦芋區分布其外鉏去瓦礫壤而不塊廢井重浚
泉眼仍在輓轡雷鳴甘雨時霑園夫能勤家足于菜
有客叩門賀我堂成揖客而笑念我平生三世讀書
粗免躬耕明窓脩竹惟我與兄蔭映茅茨吐論崢嶸
得狂妄行以得此名老而求安匪以爲榮

雙柳一首 四言

我作新堂中庭蕭然雙柳對峙春陽旣應千條萬葉
風濯雨洗如美婦人正立槁髮髮長至地微風徐來
掩冉相繆亂而復理垂之爲纓縮之爲結屈伸如意
燕雀翔舞蜩蜚嘶鳴不召而至清霜夜落眾葉如剪
顏色憔悴未愧松柏歲寒不改見嘆失子聊問淵明
攀條嘯詠得酒徑醉七屬粗給三黜不去如亦展惠

卜居賦一首 并引

昔予先君以布衣宦學四方嘗過洛陽愛其山川
慨然有卜居意而貧不能遂予年將五十與兄子

瞻皆仕於朝哀橐中之餘將以成就先志而獲罪
於時相繼出走予初守臨汝不數月而南遷道出
潁川顧猶有後憂乃留二子居焉曰姑餬口於是
旣而自釣遷雷自雷遷循九七年而歸潁川之西
三十里有田二頃而甃廬以居西望故鄉猶數千
里勢不能返則又曰姑寓於此居五年築室於城
之西稍益買田幾倍其故曰可以止矣蓋卜居於
此初非吾意也昔先君相彭眉之間爲歸全之宅
指其庚壬曰此而兄弟之居也今予瞻不幸已藏
於邨山矣予年七十有三異日當追蹈前約然則

頰川亦非予居也昔貢少翁爲御史大夫年八十
一家在瑯琊有一子年十二自憂不得歸葬元帝
哀之許以玉命辨護其喪譙允南年七十二終洛
陽家在巴西遺令其子輕棺以歸今予廢棄久矣
少翁之寵非所敢望而允南舊事庶幾可得然平
昔好道今三十餘年矣老死所求能免而道術之
餘此心了然或未隨物淪散然則卜居之地惟所
遇可也作卜居賦以示知者

吾將卜居居於何所西望吾鄉山谷重阻兄弟淪喪
顧有諸子吾將歸居歸與誰處寄籍頰川築室耕田

食粟飲水若將終焉念我先君昔有遺言父子相從
歸安老泉閱歲四十松竹森然諸子送我歷井捫天
汝不忘我上不忘先庶幾百年歸掃故阡我師孔公
師其致一亦入瞿曇老聃之室此心皎然與物皆寂
身則有盡惟心不沒所遇而安孰匪吾宅西從吾父
東從吾于四方上下安有常處老聃有言夫惟不居
是以不去

銅雀硯銘

客有遊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爲硯甚堅
而澤歸以遺子爲之銘曰

土生萬物而能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燬
得火而堅水乾火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
臺毀棟摧誰使獨全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為吾硯
明窓細氈老尚著書撫之長歎川捨有時一愚一賢
壬辰年寫真贊

頻濱遺民布裘葛巾紫綬金章乃過去入誰歟卅毒
畫我前身遺我後身一出一處皆非吾真燕坐蕭然
莫之親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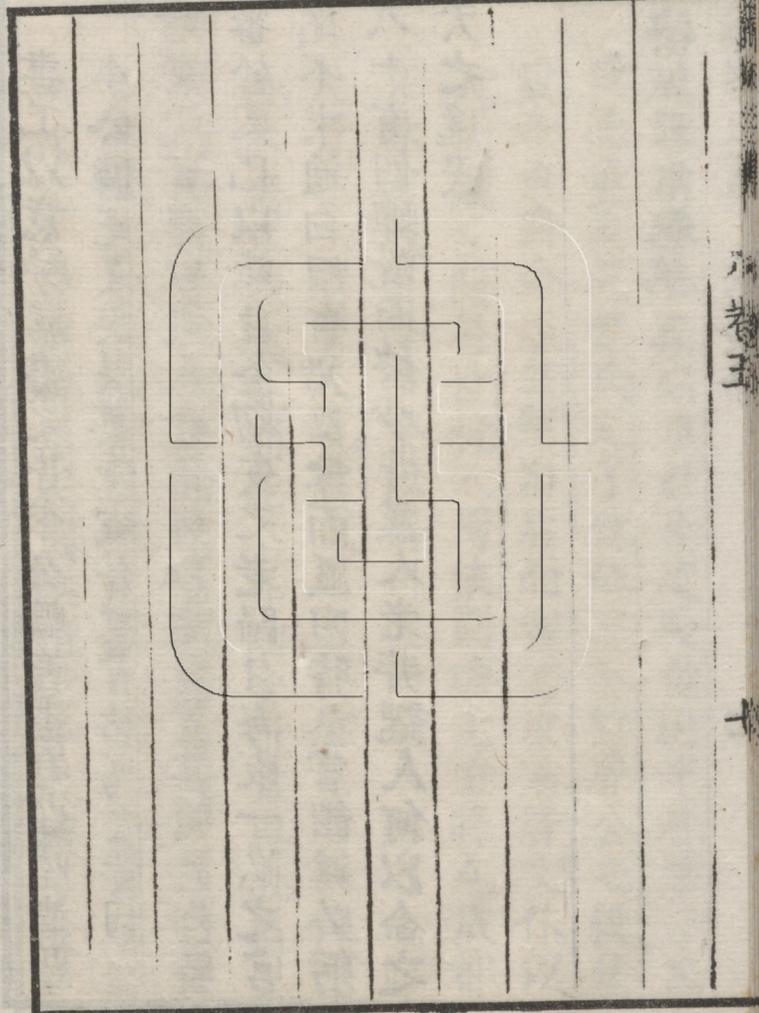
管幼安畫贊 并引

子自龍川歸居頻川十有三年杜門幽居無以自

適稍取舊書閱之將來古人而與之友蓋於三國
得一焉曰管幼安寧幼安少而遭亂渡海居遼東
三十七年而歸歸於田廬不應朝命年八十有四
而沒功業不加於人而子獨何取焉取其明於知
時而審於處已云爾蓋東漢之衰士大夫以風節
相尚其立志行義賢於西漢然時方大亂其出而
應世鮮有能自全者頻川孫文若以智策輔曹公
方其擒呂布斃袁紹皆談笑而辦其才與張子房
比然至於九錫之議卒不能免其身彭城張子布
忠亮剛簡事孫氏兄弟成江東之業然終以直不

見容力爭公孫淵事君臣之義幾絕平原華子魚
以德量重於曹氏父子致位三公然曹公之殺伏
后子魚將命至破壁出后而害之汝南許文休以
人物臧否聞於世晚入蜀依劉璋先主將克成都
文休逾城出降雖卒以爲司徒而蜀人鄙之此四
人者皆一時賢人也然直已者終害其身而枉已
者終喪其德處亂而能全非幼安而誰與哉舊史
言幼安雖老不病著白帽布襦袴布裙宅後數十
步有流水夏暑能策杖臨水盥手足行園囿歲時
祀其先人絮帽布單衣薦饌饋跪拜成禮予欲使

畫工以意髣髴畫之昔李公麟善畫有顧陸遺思
今公麟死久矣恨莫能成吾意者姑爲之贊曰
幼安之賢無以過人予獨何以謂賢賢其明於知時
審於處已以能自全幼安之老歸自海東一畝之宮
閉不求通白帽布裙舞雩而風四時丞嘗饋奠必躬
八十有四蟬蛻而終少非漢人老非魏人何以命之
天之逸民



樂城第三集卷第六

策問論一十七首

問大泉直十行於世僅十年矣物重而泉輕私鑄如雲百物踴貴民病之久矣朝廷知之凡官府之積以數千萬計而民間之畜不可勝數以民之不易也棄而不惜十損其七聖人仁民之意可謂深矣然竊意舊泉耗於盜鑄新泉在者十三而公私百用大率如故求所以善其後者不可不預講也願著之于篇有司將有採焉

問堯舜周孔之道行於天下無一物而不由無一日

而不用而佛老之教常與之抗衡於世世主之欲舉而廢之者屢矣而終莫能此豈無故而能然哉諸生皆學道者也請推言其所以然辯其不可去之理與雖不去而無害於世者詳著之于篇

問河朔有橋非古也河流於澶而橋始成南北通行契丹來和百有餘年夫豈偶然也哉今河出於滑古所謂白馬之津也白馬之津是謂官渡渡則可橋則否橋屢成矣而河漲輒敗以虜使之歲至也而不能已朝廷睦鄰之意厚矣而河朔之人或以爲病方今之計其便安在

問士大夫居閭閻習知民病其多不可盡言也姑問其六曰何以使民習於孝弟而無邪僻何以使士安於實行而無矯僞何以使吏食其祿而無妄取何以使文符稀少而賦歛時辦何以使兵安其戍而無逃叛何以使囹圄空虛而無數赦

問堯憂逢水之害朝多賢者不用而用鯀九年無成功民被其患者多矣武王克商微子帝乙之元子其賢聞於天下不立而立武庚武庚卒與三監叛幾爲周室大患此二聖人者知其不可用而用之耶抑亦未之知耶宜有以辦之

問孔子稱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一時門弟子莫及之者而韓子以此爲哲人之細事子路稱千乘之國師旅饑饉之餘可使有勇而知方孔子目之以政事不以仁許之而孟子以爲賢於管仲孟子韓子之言果得孔子之意矣乎

問三代聖人其所以治天下大者諸侯其次井田其次肉刑自三代之衰強弱相吞而諸侯自滅貧富相并而井田自壞剝削傷人而肉刑自廢漢唐之間儒者咨嗟太息欲復三代之故而不能者多矣請詳論之此三者誠非耶三代聖人以此治天下九千有餘

年而未嘗變當時亦莫以爲非者誠是耶自漢至今亦數千載時用時舍迨今掃蕩無餘而天下未嘗不治學者宜知其故不可不論也

問學者皆宗孔孟考之於書猶有異同之說姑論其一二孔子之於管仲雖以爲小器而許其九合之仁其於子路雖稱其有折獄之明無緼袍之耻而知其不得其死至於孟子則高子路下管仲孔子之於伯夷叔齊以爲古之賢人稱柳下惠言中倫行中慮而譏其降志辱身至於孟子則皆以爲聖人然則學者今將從孔子歟從孟子歟其明言之

問舜命九官九爲國之政無一不舉歷夏商至周宅
六官之典備至于今循之然以今之官考舜之舊而
虞稷二官獨廢而不修蓋耕耨稼穡草木鳥獸皆民
之所賴以生而國用之所由以足者而獨無以專治
其事豈后稷伯益之官皆爲虛設而舜之所命亦有
不切於事者歟可詳論之

問魯自宣公失政二桓竊撫其民至昭公五世不競
將逐季氏遂以失國然孔子相定公將墮三都費人
不順兵及公側僅而勝之成人拒命伐之不克幾至
於亂孔子之爲是何也及其自衛反魯雖爲大夫不

任其事矣季氏將用田賦使冉有訪焉默而不答然
齊有田氏之禍則沐浴而朝請舉兵討之夫哀公君
臣非能正鄰國之亂者孔子以爲是亦何也

問郊祀天地見於詩書固有國之常禮也三代旣衰
禮失其舊秦漢之間祀五時封太山禮汾陰雜出於
郊祀之外儒者以爲此禮之大者然五時廢於漢元
封禪止於晉武當時自以爲賢於秦漢今將考論其
實此三者於唐虞三代抑嘗行之乎所謂封禪七十
三君亦可信乎秦不足言漢之諸儒初不言封禪封
禪之端發於相如相如之言抑可信乎

問祖宗承五代之餘禮樂未完學校未立其所以為天下者皆漢唐之遺事也然自今觀之其削平僭亂攘却夷狄戰必勝攻必取及天下已平祥符景德之間百姓家給人足相賢將勇中外無事朝廷有諍臣州郡有循吏至於文章之盛至與漢唐相若改問其所以致此者何也今自十有餘年禮樂學校之政幾一新矣其將追繼祖宗而上耶漢唐不足言其於三代其亦庶幾矣乎

問桓文五伯之盛也方是時楚以諸侯而僭稱王召陸之會桓公賁包茅之不入而不及其僭柯之盟曹

沫兵劫桓公以求侵地而桓公不以為罪城濮之戰文公以君避臣而不以為耻圍鄭之役秦伯私與鄭盟引兵先歸而文公不討其貳敢問伯者之盛固若是而可乎

問人之所同好者生也所同貴者位也所同欲者財也天下之大情盡於是矣然此三者常相為用生者人之本也無財則無以生無位則無以養生而理財作易者蓋知此矣既言三者而參之以仁義其旨安在

問賢不肖之不能相及雖父子兄弟之間有不免焉

堯舜之朱均周公之管蔡蓋無足疑者至於孔子門
弟子三千餘人其所謂賢者十人而已此十人者與
孔子周旋於天下又者數十年其歷試而詳觀之者
審矣然子路事衛出公莊公自晉反衛切孔悝而盟
之子路爲孔悝攻莊公於臺上不知父子爭國之不
可也田常亂齊宰我助田氏以陷於大戮此二人者
亦何爲立於孔氏之門乎

問善爲國者惟其稱耳其取士也因官而取人故士
無溢員其用財也量人以爲出故財無不足其治邊
也量力而關上故邊無不守今也取士日廣則官不

能容用財無藝則常賦不足開邊日遠則見兵愈勞
將以救此蓋有舉意而辦者亦有改途易向雖久而
不能辦者試詳論之

觀會通以行典禮論

論曰事物之變紛紜雜出若不可知然而有至理存
焉禍福治亂之際傾側多故若不可處然而有夷路
存焉世之人不知至理之所在也迷而妄行於是
有風波作於平地親戚化爲仇怨者矣聖人不然虛心
以待物物至而情僞畢陳於前夫知所以御之是以
遇繁而若一履險而若夷未嘗有所難者易曰聖人

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
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會通者理之所出也典禮
者其所以接物也易有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有六
爻爻之多至於數百皆聖人指會通以示人陳典禮
以教人者也今將言之其多不可勝舉姑以乾坤明
之乾之初不潛則危其身四不躍則喪其功二不田
則無以廣其德五不天則無利於人至於坤之初警
之以履霜其上戒之以龍戰其三教之以無成其四
慎之以括囊凡易之談會通而陳典禮者可以類求
矣舜之為庶人也父頑母嚚象傲艱哉舜之處於其

家也周公之為冢宰也外則管蔡讒之以為將不利
於需子內則成王疑之殆哉周公之立於其朝也然
四岳之稱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詩人美周公曰狼跋
其胡載鼈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蓋舜與周公臨
天下之至變履天下之大艱而泰然如拱揖於廟堂
之上跪起於尊俎之間可不謂善觀會通以行典禮
也哉昔庖丁之論解牛曰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
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彼節者有閒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
於游刃必有餘地矣蓋聖人之於事如庖丁之於牛

樂城三集卷第六
知之明故處之暇處之暇故事無不濟者此其所以
為聖人也謹論

樂城三集卷第六

樂城三集卷第七

論語拾遺 并引

子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黃州為論語說盡取
以往今見於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閑居潁川為
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特為籀筭
言九二十有七章謂之論語拾遺恨不得質之子瞻
也

巧言令色世之所說也剛毅木訥世之所惡也惡之
斯以為不仁矣仁者直道而行無求於人望之儼然
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而何巧言令色之有彼為是

者將以濟其不仁爾故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又曰剛毅木納近仁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夫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亦可謂賢矣然貧而樂雖欲諂不可得也富而好禮雖欲驕亦不可得也子貢聞之而悟曰士之至於此者抑其切磋琢磨之功至也歟孔子善之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舉其成功而告之而知其所從來者所謂聞一以知二也歟

易曰無思無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詩曰

思無邪孔子取之二者非異也惟無思然後思無邪有思則邪矣火必有光心必有思聖人無思非無思也外無物內無我物我既盡心全而不亂物至而知可否可者作不可者止因其自然而吾未嘗思未嘗為此所謂無思無為而思之正也若夫以物役思皆其邪矣如使寂然不動與木石為偶而以為無思無為則亦何以通天下之故也哉故曰思無邪思馬斯徂苟思馬而馬應則九思之所及無不應也此所以為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

終日不食終夜不寢致力於思徒思而無益是以知

思之不如學也故十有五而志于學則所由適道者
順矣由是而適道知道而未能安則不能行不能行
則未可與立惟能安能行乃可與立故三十而立可
與立矣遇變而惑則雖立而不固故四十而不惑則
可與權矣物莫能惑人不能遷則行止與天同吾不
違天而天亦莫吾違也故五十而知天命人知至於
此也其所以施於物而行於人者至矣然猶未也心
之所安耳目接於物而不順焉以心御之而後順
則其應必疑故六十耳而耳順目所遇不思而順矣
然猶有心存焉以心御心乃能中法惟無心然後縱

心而不踰矩故七十而縱心從所欲不踰矩

我與物爲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目人矣譬
如車輪輿既具牛馬既設而判然二物也夫將何以
行之惟爲之輓軌以交之而後輪輿得藉於牛馬也
輓軌轅端持軛者也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
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車與馬得輓軌而
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
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爲輓軌也

不仁而又約則怨而思亂又樂則驕而忘患故曰不
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然則何所處之

而可曰仁人在上則不仁者約而不怨樂而不驕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與豎刁易牙俱事桓公終仲之世二子皆不敢動而况管仲之上哉

仁者無所不愛人之至於無所不愛也其蔽盡矣有蔽者必有所愛有所不愛無蔽者無不愛也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以某無蔽也夫然猶有惡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其於不仁也亦哀之而已

性之必仁如水之必清火之必明然方土之未去也

水必有泥方薪之未盡也火必有煙上去則水無不清薪盡則火無不明矣人而至於不仁則物有以害之也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非不違仁也外物之害既盡心一而不雜未嘗不仁也若顏子者性亦治矣然而土未盡去薪未盡化力有所未逮也是以能三月不違仁矣而不能遂以終身其餘則土盛而薪強水火不能勝是以日月至焉而已矣故顏子之心仁人之心也不幸而死學未究其功不見於世孔子以其心許以矣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

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於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汰顛沛於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逐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無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後患也夫

孔氏之門人其聞道者亦寡耳顏子曾子孔門之知道者也故孔子歎之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苟不聞道雖多學而識之至於生死之際未有不自失也苟一日聞道雖死可以不亂矣死而不亂而後可謂學

矣

孔子歷試而不用慨然而歎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出歟此非孔子之誠言蓋其一時之歎云爾子路聞之而喜子路亦豈誠欲入海者耶亦喜孔子之知其勇耳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蓋曰無所取材以為是桴也亦戲之云爾雖聖人其與人言亦未免有戲也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孔子以忠許之而不與其仁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孔子以清許之而不與其仁此二人者

皆春秋之賢大夫也而孔子不以仁與之孔子之以仁與人也固難殿之三人孤竹君之二子至於近世惟齊管仲然後以仁許之如今尹子文陳文子雖賢未可以列於仁人之目故冉有子路之政事公西華之應對與子文之忠文子之清一也臧文仲魯之君子也其言行載於魯而孔子少之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不智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識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友居三不智也捨是六者其餘皆仁且智也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君子而不仁則臧文仲之類歟

孔子居魯陽貨欲見而不往陽貨時其亡也而饋之豚孔子亦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與孔子三言孔子答之無違孔子豈順陽貨者哉不與之較耳孟子曰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夫先之而必答禮之而必報孔子亦有不得已矣孔子之見南子如見陽貨必有不得已焉子路疑之而孔子不辯也故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以為世莫吾知而自信於天云尔

泰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武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
泰伯斷髮又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者讓國
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
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
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魯之禍始於攝而
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以天疆
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玄宗兄弟終身無
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
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
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穀善也善之成而
可用如穀苗之實而可食也盡其心力於學三年而
不見其成功者世無有也

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雖不其然乎唐虞
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婦人者大妣也
然則武王蓋臣其母乎古者婦人旣嫁從大夫死從
子故春秋書魯僖公之母曰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
穉太妣雖母以九人故謂之臣可也

或問予西孔子曰彼哉彼哉鄭公孫夏無足言者蓋
非所問也楚令尹子西相昭王楚以復國而孔子非

續城三集 卷之三
之何也昭王欲用孔子子西知孔子之賢而疑其不利楚國使聖人之功不見於世所以深疾之也世之不知孔子者衆矣孔子未嘗疾之疾其知我而疑我

耳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術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孔子爲魯大夫鄰國有弑君之禍而怙不以爲言則是許之也哀公三桓之不足與有立也孔子既知之矣知而猶告以爲

雖無益於今日而君臣之義猶有倣於後世也子瞻曰哀公患三桓之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以越代魯豈若從孔子而伐齊既克田氏則魯公室自張三桓將不治而自服此孔子之志也予以爲不然古之君子將有立於世先釋其君齊桓雖中主然其所以任管仲者世無有也然後九合之功可得而成今哀公之妄非可以望桓公也使孔子誠克田氏而返將誰與保其功然則孔子之憂顧在克齊之後此則孔子之所不爲也

孔子以禮樂遊於諸侯世知其篤學而已不知其他

犁彌謂齊晏公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丘劫魯侯必得志焉衛靈公之所以待孔子者始亦至矣然其所以知之者猶穆彌也久而厭之將傲之以其所不知蓋問陳焉孔子知其決不用也故明日而行使誠用之雖及軍旅之事可也

道之方克塞天地瞻足萬物誠得其人而用之無所不至也苟非其人道雖存七尺之軀有不能克矣而况其餘乎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羣居終日言不及義此里巷之鄙夫直情而恣行者也而孔子何難焉蓋知不義之可惡而欲以小惠徼

譽於世也必以是取之此孔子之所難也

古之教人必以學學必教以道道有上下其形而上者道也其形而下者器也君子上達知其道也小人下達得其器也上達者不私於我不役於物故曰君子學道則愛人下達者知義之不可犯禮之不可過故曰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如使人而不知道雖至於君子有不仁者矣小人則無所不至也故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小人而仁者也

有道者不知貧富之異貧而無怨富而無驕一也然而飢寒切於身而心不動非忘身者不能故曰貧而

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
力則以學文孝弟忠信汎愛而親仁皆其質也有其
質矣而無學以文之者皆未免於有過也故曰好仁
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
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
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此六者皆美質也而
無學以文之則其病至此故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
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質如孔子而不知學皆
六蔽之所害蓋無足怪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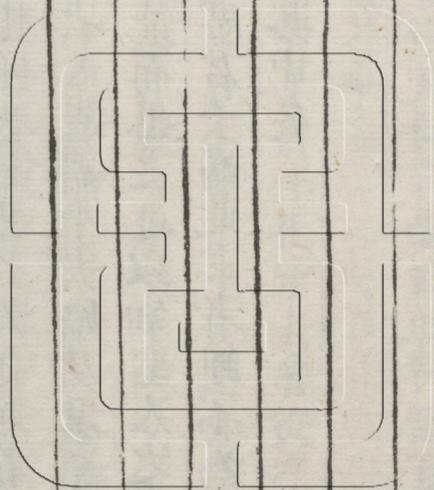
人生於欲不知道者未有不為欲所蔽也故曰人之
少也血氣未定戒之任色學者未可以語道也故古
之教者必始於周南召南周南召南知之不可已
也而道之以禮以禮濟欲夫定以樂而不淫始學者
安焉由是以免於蔽也謂伯魚曰汝為周南召南矣
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言欲
之蔽也

古之傳道者必以言達者得意而忘言則言可尚也
小人以言害意因言以失道則言可畏也故曰子欲
無言聖人之教人亦多術矣行止語默無非教諸子

貢習於聽言而未知其餘也故曰子如不言則小子
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豈無
以感而通之乎

衛靈公以南子自汙孔子去魯從之不疑季桓子以
女樂之故三日不朝孔子去之如避寇讎子瞻曰衛
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已受命者故不可予以
爲不然孔子之世諸侯之過如衛靈公多矣而可盡
去乎齊人以女樂間孔子魯君大夫既食餌矣使孔
子安而不去則坐待其禍無可爲矣非衛南子之比
也

君子無所不學然而不可勝志也志必有所一而後
可志無所一雖博猶雜學也故曰博學而篤志將有
問也必切其極退而思之必自近者始不然疑而不
信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自
夫婦之所能而思之可以知聖人之所不能也故曰
切問而近思君子爲此二者雖不爲仁而仁可得也
故曰仁在其中矣



樂城第三集卷第八

易說三首

一陰 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何謂道
 何謂性請以子思之言明之子思曰喜怒哀樂之未
 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
 焉中者性之其名也性者道之所寓也道無所不在
 其在人者性性之未接物之寂然不得其狀可以喜
 可以怒可以哀可以樂特未有以發耳及其與物接
 而後喜怒哀樂更出而迭用出而不失節者皆善也

所謂一陰一陽者猶曰一喜一怒云尔言陰陽喜怒皆自是出也散而為天地歛而為人言其散而為天地則曰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言其歛而為人則曰成之者性其實一也得之於心近自四支百骸遠至天地萬物皆吾有也一陰一陽自其遠者言之耳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何數也曰一氣判而為天地分而為五行易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十者天地五行自然之數雖聖人不能加損也及文王重易將以揲著則取其數以為著數曰大衍之數五十大衍云者大衍

五行之數而取其五十云尔用於揲著則可而非天地五行之全數也故繼之曰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明此天地五行之全數古之聖人知之所以配天地參陰陽其用有不可得而知者非著數之所及也及子瞻論易乃以著數之故而損天地五行之全數以合之為之說曰大衍之數五十者五不特數以為在六七八九之中也言十則一二三四在其中言六七八九則五在其中矣一二三四在十中然而特見者何也水火木

金時見於四時而土不特見故土無定位無成名無專氣夫五行迭用於四時其不特見者均也謂土不特見此野人之說也今謂五行之數止於五十是天五爲虛語天數不得二十有五天地之數不得五十有五而可乎且上之生數旣不得特見而其成數又以水火木金當之是土卒無生成數也使土無生成數則天地之數四十已而尚何五十之有且天地五行之數人之所不與也今也欲取則取欲去則去是以意命五行也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五行旣生矣而木及

成地安於下天運於上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地以五合一而水成天以五合二而火成地以五合三而木成天以五合四而金成地以五合五而土成天之所生不得地五則不成地之所生不得天五亦五成此陰陽之至情而古今之定論非臆說也且土之在天地四行之所賴以成而土之賴於四行者少其實可視而知不可誣也今將求合著數而黜土其爲說踈矣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乾之健坤之順皆其材之

自然也譬如鳥之能飛魚之能游非有使之者也乾以其健濟天下之險坤以其順濟天下之阻皆有餘矣然而或亦不濟如鳥之能飛而因於弋魚之能游而斃於網健順之不可恃者亦若是矣且天下之險阻果安在乎物固有強弱有遠近有高下有好惡有向背有取舍此爭之端而險阻之所出也方其不爭乘之以至健和之以至順無不濟也過其方爭健能勝之順能說之尚可也不能勝不能說而險阻作天然則何爲而可易曰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健而無心者其德易其形確然順而無心

者其德簡其形隤然易簡積於中而確然隤然者著於外吾信之物安之雖險阻在前而無不知知之至則渙然水釋無能爲矣此則簡易之功而非健順之所及也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物得非理則吾何爲哉亦位於其中而已矣

洪範五事說一首

昔禹觀洛書而得九疇之次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二者天人之道而九疇之原本也漢劉向父子始采諸儒之說而作五行傳其論五事失其實者

過半後世因之予以為不然乃為之說曰五行天事也五事人事也五行之先後以天事言之五事之先後以人事言之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二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此五行之所以為先後也人之生也形色具而聲氣繼之形氣具而視聽繼之形氣視聽具而喜怒哀樂之變至喜怒哀樂既既而思生焉喜怒哀樂之未至則無思也無為也無思無為則性也性非五事而五事之所依也故形色為貌聲氣為言目為視耳為聽心為思此五事之所以為先後也畜為五藏發為五事以應五行故脾之發

為貌而主土肺之發為言而主金肝之發為視而主木腎之發為聽而主水心之發為思而主火自黃帝以來知醫者言之詳矣捨此則無以治病無以生殺人也漢儒之說以言為金以聽為水則亦既得之矣至於以貌為木以視為火以思為土則不可何以言之土之為物形色先具而水火木金附焉故形色之著者莫如土土實為脾皮肉筋骨髓腦垢色皆土之屬而脾之餘也此佛氏所謂地大者也其於人為貌貌之德恭恭之至肅肅則土得其性土得其性則能勝水故其休徵時兩肅之反為狂狂則上失其性土

失其性則不能勝水故其咎微常雨肺之於人氣之所從出入也方其有氣而未聲則無以接物而物亦莫之喻也失其性火失其性故其咎微當風此五者洛書之本說與黃帝之遺書合醫者由之至于今不變而漢之諸儒反之此智者之所大息也

詩病五事

李白詩類其為人駿發豪放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也語用兵則先登陷陣不以爲難語游俠則白晝殺人不以爲非此豈其誠能也哉白始以詩酒奉事明皇遇讒而去所至不改其舊永王將

竊據江淮白起而從之不疑遂以放死今觀其詩固然唐詩人李杜稱首今其詩皆在杜甫有好義之心白所不及也漢高帝歸豐沛作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高帝豈以文字高世者哉帝王之度固然發於其中而不自知也白詩反之曰但歌大風雲飛揚安用猛士守四方其不識理如此老杜贈白詩有細論文之句謂此類也哉

大雅絲九章初誦太王遷幽建都邑營宮室而已至其八章乃曰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始及昆夷之

怒尚可也至其九章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
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雖相去絕遠而氣象聯
絡觀者知其脉理之爲一也蓋附離不以鑿柄此最
爲文之高致耳老杜陷賊時有詩曰少陵野老吞聲
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
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七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
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十人帶弓箭白馬嚼
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
皓齒今何在血汗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劔閣深去

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
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予愛其詞氣如
百金戰馬注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如白
樂天詩詞甚工然拙於紀事寸步不遺猶恐失之此
所以望老杜之藩垣而不及也

詩人詠歌文武征伐之事其於克密曰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其於克崇曰崇墉言言
臨衝閑閑執訊連連彼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
四方以無侮其於克商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諒彼
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其形容征伐之盛極於此

矣韓退之作元和聖德詩言劉闢之死曰死死弱子
赤立偃僂牽頭曳足光斷腰膂次及其徒體骸撐拄
未乃敢闢駭汗如雨揮刀紛紜爭切膾脯此李斯頌
秦所不忍言而退之自謂無愧於雅頌何其陋也
唐人工於爲詩而陋於間道孟郊嘗有詩曰食薺腸
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郊耿介
之士雖天地之大無以安其身起居飲食有戚戚之
憂是以卒窮而死而李翱稱之以爲郊詩高處在古
無上平處猶下顧沈謝至韓退之亦談不容口甚矣
唐人之不聞道也孔子稱顏子在陋巷人不堪其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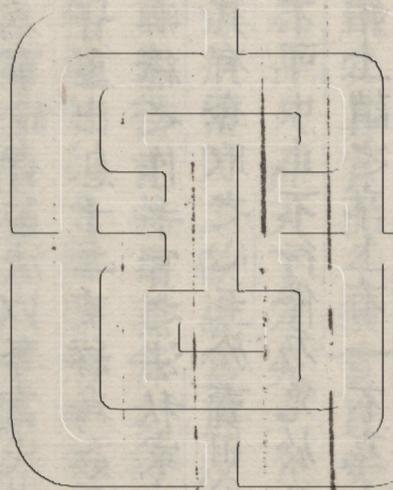
回也不改其樂回雖窮困早死而非其處身之非可
以言命與孟郊異矣

聖人之御天下非無大邦也使大邦畏其力小邦懷
其德而已非無巨室也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矣魯昭公未能得民而欲逐季氏則至於
失國漢景帝患諸侯之強制之不以道削奪吳楚以
致亡國之變竭天下之力僅能勝之由此觀之大邦
巨室非爲國之患患無以安之耳祖宗承五代之亂
法制明具州郡無藩鎮之強公卿無世官之弊古者
大邦巨室之害不見於今矣惟州縣之間隨其大小

皆有富民此理勢之所必至所謂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州縣賴之以為強國家恃之以為固非所當憂亦非所當去也能使富民安其富而不橫貧民安其貧而不匱貧富相恃以為長久而天下定矣王介甫小丈夫也不忍貧民而深疾富民志欲破富民以惠貧民不知其不可也方其未得志也為蕪弁之詩其詩曰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蕪弁乃茲回茲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後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築懷清臺禮義日以媮聖經久煙埃法尚有存者欲言時所哈俗吏不

知方倍克乃為才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權利孔至百出小人私闔開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及其得志專以此為事設青苗法以奪富氏之利民無貧富兩稅之外皆重出息十二吏緣為姦至倍息公私皆病矣呂惠卿繼之作手實之法私家一毫以上皆籍於官民知其有奪取之心至於賣田殺牛以避其禍朝廷覺其不可中止不行僅乃免於亂然其徒世守其學刻下媚上謂之享上有一不享上皆廢不用至於今日民遂大病源其禍出於此詩蓋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者也

樂城三集卷第八



樂城第三集卷第九

書傳燈錄後

予久習佛乘是知出世第一妙理然終未了所從入
路頃居淮西觀楞嚴經見如來諸大弟子多從六根
入至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混入性海雖凡未可以直
造佛地心知此事數年於茲矣而道久不進去年冬
讀傳燈錄究觀祖師悟入之理心有所契必手錄之
真之坐隅蓋自達磨以來付法必有偈偈中每有下
種開花之語至六祖得衣法南邁有明上坐者追至
嶺上知衣不可取悔過求法祖誨之曰汝諦觀察不

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阿那箇是明上坐本來面目
明即時大悟遍體流汗日頃在黃梅隨眾實不省自
已本來面目今蒙指示入處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祖
知明已悟教之善自護持而已及內侍薛簡問祖心
要祖亦曰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
湛然常寂妙用恆沙箇亦豁然大悟予釋卷歎曰祖
師入處儻在是耶既見本來面目心能不忘護持不
捨則謂下種也耶譬諸草木種子若置之虛空不投
地中雖經百千歲何緣得生若種之地中潤之以雨
露曠之以風日則開花結子數日可待六祖常謂大

衆汝等諸人自心是佛外無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
心生萬種法因教之以一相一行三昧曰若人於一
切處不住相於彼相中不生憎愛亦無取捨不念利
益成壞等事安閑恬靜虛融澹泊此名一相三昧若
於一切處行住坐卧純一直心不動道場真成淨土
此名一行三昧若人具二三昧如地有種含藏長養
成就其實我今說法猶如時雨普潤大地汝等佛性
譬諸種子遇茲沾洽悉得發生承吾百有法優菩提
依吾行者決證妙果一相一行三昧則治地法也予
至此復歎曰祖師之言備矣而人自不知雖知未必

能行如予蓋知而未能行者也昔李習之嘗問戒定
惠於藥山藥山曰公欲保任此事須於高高山頂坐
深深海底行如閨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漉予欲書
此言於紳庶幾不忘也凡諸方妙語昔人有未喻者
予輒為釋之錄之於左凡十二章大觀二年二月十
三日書

佛說法有一女人忽來問訊使於佛前入定文殊師
利近前彈指出此女人定不得又托升梵天亦出不
得佛曰假使百千文殊亦出此女人定不得下方有
網明菩薩能出此定須臾網明使至問訊佛了去女

人前彈指一聲女人便從定而起穎濱老曰有心要
出此女人定雖是文殊親托往梵天也出不得無心
要出此女人定一彈指便了

僧問老宿師子捉兔亦全其力捉象亦全其力未審
全箇什麼力老宿曰不欺之力穎濱老曰師子捉兔
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捉象時亦全用一箇師子力
不為兔小象大而有差別若有差別則物有大於象
者師子捉不得矣菩薩斷取三千大千世界置右掌
中如持針鋒舉一棗葉耶此理也

僧舉教云文殊忽起佛見法見被佛攝向二鐵圍山

五雲曰如今若有人起佛見法見我與點兩椀茶且道賞伊罰伊同教意不同教意穎濱老曰攝向鐵圍山令知起見知非與他茶喫令他識本來處與教意異而不異保福僧到地藏地藏和尚問彼中佛法云何曰你福有時示衆道塞却你眼教你覩不見塞却你耳教你聽不聞坐却你意教你分別不得地藏曰吾問你不塞你眼見箇什麼不塞你耳聞箇什麼不坐你意作麼生分別或人問此二尊宿意爲同爲不同穎濱老曰六根爲物所塞爲物所坐則不見自性不聞自性不能分別自性若不爲物所塞不爲物所

坐則可以聞見自性分別自性矣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是三者不可致詰故復混而爲一一則性也凡老子之言與佛同者類如此

鄧隱峯在馬師會下一日推土車馬師屏脚路上坐峯曰請師收足馬曰已展不收峯曰已進不退推車直進碾損馬師脚馬歸去堂執斧子曰碾損老僧脚底出來峯出引頸於前馬師乃置斧子頤濱老曰馬師展脚不收執斧而問二者皆以試險隱峯踞機見解土耳車進退於事初無損益而直推不顧此隱峯

狂直之病也若執斧問之而縮頸畏避則十分凡夫無足取矣猶能引頸而竦則猶可取也故其終也不坐不立倒立而逝雖去來自在而狂病猶未痊也

南泉欲遊莊舍土地神先報莊主莊主乃預爲備泉至問曰安知老僧來排辦如此莊主曰昨夜土地神相報泉曰王老師修行無力被鬼神覷見有僧便問既是善知識因何被鬼神覷見泉曰土地前更下一分飯穎濱者曰昔大耳三藏自謂得它心通忠國師見而問之曰老僧心在何處大耳曰在西川看競渡忠再問心在何處大耳曰在天津橋看弄胡孫及三

問大耳良久莫知去處忠叱之曰這野狐精它心通在什麼處仰山聞而釋之曰前兩度是涉境心故爲大耳所見後是自受用三昧放大耳不能見今南泉欲遊莊舍而土地知之亦見其涉境心耳本無足怪者南泉自謂修行無力亦姑云爾僧因其言而詰之非識理者也答之以土地前更下一分飯蓋言前從皆涉境心耳

仰山嘗謂第一坐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作麼生對曰正恁麼時某甲放身命處仰山曰何不問老僧曰恁麼時不見有和尚仰山曰扶吾教不起或

曰不思善不思惡此六祖所謂本來面目而仰山少
之何也頽濱老曰在周易有之無思也無爲也寂然
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
於此無思無爲者其體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其
用也得其體未得其用故仰山以爲未足耳長沙岑
和尚嘗遺僧問同參會老曰和尚見南泉後如何會
默然僧曰未見南泉時如何曾曰不可更別有也僧
回以告岑有偈曰百尺竿頭坐底試險人雖然得入
未爲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是全身蓋亦貴
其用耳

香嚴閑師嘗謂衆曰如人在千尺懸崖口銜樹枝脚
無所踏手無所攀忽有人問西來意若開口答即喪
身失命若不答又遣問者如何耶是衆無對頽濱老
曰我若當此時便大開口答他西來意不管喪身失
命管別有道理也

玄妙備頭陀謂衆曰諸方老宿盡道接物利主只好
盲聾啞三種病人汝作麼生接拈法豎拂他且不見
共他說話他且不聞口復啞若接不得佛法安在時
雖有答者備皆不肯頽濱老曰三種病人若只用諸方
扞搥豎拂說話等伎倆接他真是奈何他不得如諸

佛菩薩修行功到虎狼蛇蝎崖石草木無物透不得而况三種病人乎玄沙之意儻在是耳非一時老宿境界故未有能道者耳

德謙禪師嘗到雙巖巖長老問金剛經云一切諸佛皆從此經出且道此經是何人說師曰說與不說且置和尚喚什麼作此經雙巖無對師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既以無為法為極則人安有差別且如差別是過不是過若是一過切聖賢盡有過若不是過決定喚什麼做差別雙巖亦無語穎濱老曰佛本無經此經者此心也佛惟無心故萬法由之

而出若猶有心一法且不能出而况萬法乎四果十地皆賢聖也其所得法各有淺深然皆非無心則不能得故曰一切聖賢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如扁之斲輪偃僕之承綯皆非無心無以致其功其以無致功則與聖賢同而其功之大亦則與賢聖異賢聖之有差別蓋無可疑者也徑所謂以無為法者謂以無也然自六祖以來皆讀作无而為法耳非謂有無為之法為之法蓋指家指於文義耳

杭州報恩院惠明禪師庵居人梅山有二禪客至師曰上坐離什麼處來曰都城師曰上坐離都城至此山則都城少上坐此山剩上坐剩則心外有法少則

藥城三集 卷九
心法不周說得道理即住不會即去二客不能對又有朋彥上坐訪師師問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今天台巖然如何得消隕去朋彥亦無措頽濱老曰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羣生前此理也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一時消隕亦理也二理無可疑者人能達此理則去來之想盡山河之礙滅真性朗然物莫能隔此所以為克滿法異消隕虛空矣達者聞而信之昧者疑之則天台巖然在前未嘗滅矣

杭州永明寺道潛禪師嘗訪淨惠禪師會四衆士女

入院淨惠曰律中隔壁聞釵鈿聲即為破戒見曙金銀合沓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師曰好箇入路淨惠稱善頽濱老曰隔壁聞釵鈿聲而欲心動安得不謂破戒金銀合沓朱紫駢闐而心不起安得謂之破戒

爲不遜上獨不許曰吾以直言求士士以直言告我
今而黜之天下其謂我何宰相不得已寘之下第自
是流落凡二十餘年及宣后臨朝擢爲右司諫凡有
所言多聽納者不五年而與聞國政蓋予之遭遇者
再皆古人所希有然其間與世俗相從事之不如意
者十常六七雖號爲得志而實不然予聞之樂莫善
於如意憂莫慘於不如意今予退居一室之間杜門
却掃不與物接心之所可未嘗不行心所不可未嘗
不止行止未嘗少不如意則予平生之樂未有善於
今日者也汝曹志之學道而求寡過如予今日之處

遺老齋可也

藏書室記

子幼師事先君聽其言觀其行事今老矣猶志其一
二先君平居不治生業有田一廛無衣食之憂有書
數千卷手緝而校之以遺子孫曰讀是內以治身外
以治人足矣此孔氏之遺法也先君之遺言今猶在
耳其遺書在櫝猶復以遺諸子有能受而行之吾世
其庶矣乎蓋孔氏之所以教人者始於洒掃應對進
退及其安之然後申之以弦歌廣之以讀書曰道在
是矣仁者見之斯以爲仁智者見之斯以爲智矣顏

閔由是以得其德予賜由是以得其言求由由是以得其政游夏由是以得其文皆因其才而成之譬如農夫墾田以植草木小大長短肆辛鹹苦皆其性也吾無加損焉能養而不傷耳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如孔子猶養之以學而後成故古之知道者必由學學者必由讀書傳說之詔其君亦曰學千古訓乃有獲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而况餘人乎子路之於孔氏有蕪人之才而不安於學嘗謂孔子有民人社稷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非之曰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好仁不好

學其蔽也愚好智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凡學而不讀書者皆子路也信其所好而不知古人之成敗與所遇之可否未有不爲病者雖然孔子嘗語子貢矣曰賜也汝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歟曰然非歟曰非也子一以貫之一以貫之非多學之所能致則子路之不讀書未可非耶曰非此之謂也老子曰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日益之學求日損之道而後一以貫之者可得而見也孟子論學道之要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

助長也心勿忘則莫如學必有事則莫如讀書朝夕
從事於詩書待其久而自得則勿忘勿助之謂也譬
之稼穡以爲無益而捨之則不耘苗者也助之長則
揠苗者也以孔孟之說考之乃得先君之遺意

待月軒記

昔予遊廬山見隱者焉爲予言性命之理曰性猶日
也身猶月也予疑而詰之則曰人始有性而已性之
所寓身爲天始有日而已日之所寓爲月日出於東
方其出也萬物賴焉有日者以視有手者以執有足
者以履至於山石草木亦非日不遂及其入也天下

黯然而物不廢然日則未始有變也惟其所寓則有
盈闕一盈一闕者月也惟性亦然出生入死出而生
者未嘗增也入而死者未嘗耗也性一而已惟其所
寓則有生死一生一死者身也雖有生死然而此生
彼未嘗息也身與月皆然古之治術者知之故日出
於卯謂之命月之所在謂之身日入地中雖未嘗變
而不爲世用復出於東然後物無不覩非命而何月
不自明由日以爲明以日之遠近爲月之盈闕非身
而何此術也而合於道世之治術者知其說不知其
所以說也予異其言而志之久矣築室於斯闢其東

南爲小軒之前廓然無障幾與天際每月之望開戶以瀕月之至月入吾軒則吾坐於軒上與之徘徊而不去一夕舉酒延客道隱者之語客漫不喻曰吾嘗治術矣初不聞是說也予爲之反復其理客徐悟曰唯唯因志其言于壁

墳院記

旌善廣福禪院者先公文安府君贈司徒墳側精舍也先公旣壯而力學晚而以德行文學名於世夫人程氏追封蜀國太夫人生而志節不羣好讀書通古今知其治亂得失之故有二子長曰軾李則轍也方

其少時先公先夫人皆曰吾嘗有志茲世今老矣二子其尚成吾忠乎轍兄弟雖少而仕亦流落不偶年幾五十乃始得遷朝兄氣剛寡命已入復出轍碌碌無能輕重五年而至尚書右丞與聞國政以故事得於墳側建剎度僧以薦先福墳之東南四里許有故伽藍陵阜相拱揖松竹深茂相傳唐中和中任氏兄弟所捨也轍以請於朝改賜今榜時元祐六年也旣三年兄弟皆以罪廢南遷海上又六年蒙恩北歸兄至毗陵以病沒轍中止潁川不能歸又五年前執政以黜去者皆奪墳上剎又二年上哀矜舊臣手詔復

還昇之墳之西南十餘步有泉焉廣深不及尋晝夜
澆湧清冽而甘冬不涸夏不溢自轍南遷而水日耗
至奪利遂竭父老來告轍惕焉疑獲譴於幽明徬徨
不知所爲而手詔適至泉亦滄然而復山中人皆曰
詔書乃與天通耶轍聞之遡闕而拜以膺上賜久之
乃爲之記使世世子孫知茲利廢興所自以無忘朝
廷之德政和二年壬辰九月乙卯朔六日庚申中奉
大夫護軍樂城縣開國伯賜紫金魚袋蘇轍記

樂城第三集卷第十

右樂城先生家集校閩蜀本篇目間
有增損從郡齋紬繹其故蓋復官謝
表後所附益章疏藁有所削也於政
事書條例司狀見公入朝之始揆事
中遠如漢賈誼議河流邊事茶役法
分別君子小人之黨反復利害深入
骨髓竊比之陸宣公贄歌詩千數百
篇曾無幾微見用舍廢興之異晚歲

杜門頽川喜秋稼句曰我願人心似
天意愛惜老弱憐孤貧仁民愛物可
謂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矣伏讀歛衽
請事斯語淳熙六年七月望日從政
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謹書

太師文定欒城公集刊行于時者如
建安本頗多缺謬其在麻沙者尤甚
蜀本舛亦不免是以覽者病之今以
家藏舊本前後并第三集合為八十
四卷皆曾祖自編類者謹與同官及
小兒輩校讐數過鋟版於筠之公帑
云皆淳熙己亥中元日曾孫朝奉大
夫權知筠州軍州事詔謹書

續城集
卷之二
校勘官

文林郎筠州軍事判官倪思

從政郎充筠州州學教授鄧光

奉議郎知筠州高安縣事閻丘沫

先文定公欒城集先君吏部淳熙己亥守筠陽日以遺藁校定命工刊之未幾被召到闕除郎因對孝宗皇帝王音問曰子由之文平淡而深造於理欒城集天下無善本朕欲刊之先君奏曰臣假守筠陽日以家藏及閩蜀本三攷是正鏤板公帑字畫差太粗亦可觀容臣進呈對畢

得旨速進來翌朝上詣德壽宮起居
升輦之際宣諭左右催進後聞丞相
魯國正公丞相鄭國梁公云上置諸
御案上日閱五板森無所肖似濫承
人乏到官之初重念先君所刊家集
遭際乙夜之觀實為榮遇其板以歲
久字畫悉皆漫滅殆不可讀今樽節
浮費廼一新之昔文忠文定二祖筠

實舊游之地邦人建祠祝之又况先
君嘗守是邦遺愛在人此集之再刊
亦從邦人之請也開禧丁卯上元日
四世孫朝奉郎權知筠州軍州事蘇
森謹書

樂城集後序

樂城集暨樂城後集三集凡八十四卷宋

蘇文定公穎濱先生所著我

皇明

蜀王殿下所刻也巡撫臺東臯劉公監察侍
御合川王公胥有論撰弁之首簡金輝玉
潤光映縹緗廷槐睹而嘆曰嗟乎可以傳
矣夫文章與世運相爲流通者也六籍以

還作者相繼春秋戰國先秦兩漢魏晉齊
梁之間屈宋班馬荀楊董賈曹劉沈謝嵇
阮之徒下逮盛唐李杜韓柳諸公郁郁彬
彬號稱極盛雖其體裁風格律調音響抑
揚變化言人人殊要之發舒道德之光闡
明鬼神之秘窮探天地之變左右典墳羽
翼風雅則異世而同符焉嗚呼至矣宋興
文教炳蔚詞人輩出嘉祐以後眉山三蘇

名擅天下而一代文宗歐陽文忠公輩極
力爲之延譽一時學士大夫聞談三蘇氏
罔弗歛衽敬服蓋當世之絕倡也乃文定
公以沉靜簡潔之資席家庭師友之訓平
生著作與東坡相上下而氣克才贍自成
已格議者謂爲汪洋澹泊有秀傑之氣窵
其所至蓋已闖李杜韓柳之門窺古人堂
室之奧矣乃其時有稱述之曰蘇黃曰歐

蘇曰歐曾蘇云云然者類指東坡而東坡
自謂則云子實勝我豈其兄弟自相標榜
耶抑當時之人以其父兄之故而軋之使
後耶今天下之士崇治理者嘉唐虞敦行
誼者師周孔鴻名偉績後先相望至其發
軻之始文藝之場無弗躡李杜韓柳歐蘇
而進焉則斯集之刻也固天下之士所願
見者乃歷宋至今幾數百載而全編始出

又得博雅諸公崇尚而表章之謂非斯集
斯文之大幸與廷槐不敏不足與論古今
作者之意乃幸游公之鄉與聞刻集事而
又猥以不腆之辭附諸群玉之後故不靳
摭拾如右因長史高君鵬爲

王誦焉若

王樂善好禮崇古右文賢明之懿太宰玉溪
公校錄之勞通政石川公翊贊之力暨我

東阜公合川公屬

王刻集之故則前序見之茲弗敢贅也

嘉靖辛丑夏六月朔四川按察司提督水

利帶管提學僉事膠東崔廷槐書

